

台
學
源
流

台學源流原序

台古荒域也歷漢及吳二三君子始以陶操貞忠有聞當世晉唐之際節概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爲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其墓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于是二先生名用益顯搢紳學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洛納交晦庵麾其徒杜良仲輩徃師之若昔之徹鼻比者于是有識之士霓望市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當時飲河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

景濂氏稱晦庵傳道江南而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
聞若趙然道昆弟則又兩遊朱陸之門者也晦庵往
魯齋王氏至吾台人見魯齋如見晦庵受琢成者又
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學遞相傳授迄于今不衰此其
功也嗟乎合一也而在英毓賢後先頓殊若此豈斯
道在人有唱斯和元氣之會不屯極不大亨邪夫安
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魯齋王氏又一師也其爲教
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其同與隨所見而見焉隨所
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其不同與豈是以聖人爲
宗者也取權衡于吾心觀低昂于洛學庶幾其不爽

哉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欲
紀載一書爲鄉閭法式不幸不果作吾友竹江趙君
淵欲嗣爲之亦復齎志以沒嘉靖戊申春莫余往寓
竹江基側之小軒者信宿迺惕然有感不揣荒陋遂
歸圖之咨者宿考傳志搜剔遐隱凡十有八月而書
成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迭沾大賢之化
爲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俛後之人有所觀法而
因流溯源以不迷于其趨且以成先正之志修後死
之責云爾是編也爲卷七爲傳三十有八其疑而莫
考者又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于各卷之末

綴以鄙言并用取正于有道君子云哉已百秋八月
乙巳後學臨海金賁亨謹書

台學源流總目

卷一

徐真定

中行

徐溫節

庭箴

陳宗正

貽範

羅提刑

逸

卷二

石克齋

整

應良齋

恕

徐竹溪

大受

卷三

林筠州

籛

林艸廬

籛

趙訥齋

師淵

趙判府

師鄭

趙遠庵

師夏

杜南湖

煬

杜方山

知仁

潘典教

時舉

林叔恭

恪

郭正肅

嘉鄉

杜賢道

池進士

從周

吳謙齋

梅卿

趙然道

師雍

趙詠道

師鹿

杜清獻

純

卷四

王石潭

夢

胡思齋

常

戴泉溪

良齋

卷五

車玉峯

若水

黃壽雲

超然

周大學

敬孫

陳古堂

天瑞

楊簡齋

五

楊樵寄

琦

卷六

戴蠡翁

亭

楊浦城

明復

董克齋

楷

卷七

郭暢軒 楨

方遜志 孝節

陳克庵 選

台學源流卷之一

臨海金貴亨撰

徐貞定

徐溫節

陳宗正

羅提刑

徐貞定名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幼入鄉校有雋聲其父賢而知教比長遣之遠近求師因至京謁范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已而聞胡安定講道蘇湖而心慕之會其徒劉夔于邸舍得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一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誦先聖書必冠帶開卷有會意處錄諸壁而時玩味焉閉門却掃歲或一出

識與不識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居父喪哀毀逾禮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遠近來學者日益衆其爲教必自灑掃應對窮理修身以達乎治國平天下俾循其序以不失其性而後已故其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修潔其交羅提刑適嘗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李守諤又以八行薦躬率僚吏安車禮遣終不就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先生每聞輒汨下于是去之黃巖盡毀所爲文變易冠服徜徉委羽山中樂其所自得者終身焉及卒門人尊之曰真定先生陳忠肅

公瑾錄其行事比之山陽徐仲車子庭槐庭蘭皆有

父風庭筠克世其學云

見宋史郡邑志赤城前後集尊鄉錄節要

徐澍節名庭筠字季節真定先生第三子自幼有高識服父訓師慕洛學讀書不事章句必體諸身終日危坐無惰容夕不寢不脫巾且必巾而後起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服闋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事無細大必誠必敬接人無貴賤必和必恭與人言必依于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類一善可取稱贊不容口平生潛德彌彌若無能者嘗曰君子爲善無愧于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時秦檜

當國科場試中興歌頌先生嘆曰今日豈歌頌時邪
條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則曰吾欲不妄語
而敢欺君乎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有
詔舉人凡五上春官者與嶽廟先生適應格所親戚
勸之則曰吾嘗草封事謂嶽廟冗食無用雖不果上
心旣非之可躬蹈耶乃深衣幅巾放迹田里終身不
復至城府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援洛人
獻地康節故事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
善者歸之皆笑而不願嘗咏竹有云未出土時先有
節便凌雲去也無心其風致可想見矣尤守表聞其

名遺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
疾及草語其子曰吾惟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
念之語畢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五門人尊之曰溫節
先生石南康子重誌其墓稱先生窮居海嶠無所師
承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可謂
特立獨行之君子矣淳熙間晦庵朱子以常平使者
行部聞其父子之賢特拜墓下大書以表曰有宋高
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輓以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
二徐之語由是二先生之名益以重台學之盛實權

興于此云

見宋文公文詩集赤城前後集
赤城詩集郡邑志尊鄉錄節要

陳宗正名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遊
安定先生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爲友歷
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捨遺劍月照處
州城之陰嘗減食田數十畝以輸學校于是有司及
閭閻好義者相繼增給士賴以養好聚書有穎川慶
善樓藏書目錄二卷在中興館閣所著詩文名曰慶
善集第貽叙字叔倫先一年登第官終湖南運判以
文鳴爲蘓東坡會南豐所知子師純師聖中八行從
子克爲刪定官酈瓊之變不屈而死人謂先生化行

其家如此

見郡邑志尊鄉錄詳
節赤城續志抄本

雜提刑名適字正之寧海人自成童時好讀書鄉無
文籍從鄉先進生絳得論語毛詩皆無註解手寫讀
之尙未知義理之罅隙有二僧智賢禹昭以儒釋二
家自負不少下人先生因與之遊假其書叩其論議
浸淫開發聞此達政乃知聖賢之門壻有可入者於
是尋師訪友以卒所業與徐德臣陳伯模相友善得
聞安定之教故其學術有本末通于世務登治平三
年進士爲江都令以誠心爲治恥言鈞鉅惠文之事
民有訟曲直決于前不以屬吏註誤若小過輒誨諭
遣去視鱗寡孤獨之失其所者如已致之黎明視事

入夜猶未已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
每郊行召父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罷行之既去民
思之不置立生祠于召球謂召伯並傳先生嘗兩被
見皆以不合罷歸及抵燕兩浙京西刑獄行部臨海
臨海人潘師孟以道義自高先生造其廬命僕扶之
納四拜又爲賦臬亭有之情長在目隔岸數峯青之
句其尙賢忘勢如此尤守裘爲立祠于學與陳侍郎
公輔陳詹事良翰並祀方壘志語曰先達每以先生
爲稱首所著易說文集藏于

志齋

集

見郡志寧海永樂院記
並海集赤城前後集選

右四先生皆傳安定之學者安定之爲教巨擘尚行
實曰稽古愛民伯模之斯其無愧也若與二
徐則所自得者於多其危坐靜修深潛篤信蓋
亦駸駸乎伊洛軌轍矣惜乎真定先生生與二
程同時而南北不相知觀耳昔孫應時狀季節謂
其師慕洛學其信然乎

台學源流卷之二

臨海金賁亨撰

石克齋

應良齋

徐竹溪

石克齋名塾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端慤警悟不群及長刻意爲學從舅氏陳公良翰遊後與晦菴朱子交好彌篤晦菴嘗稱其論仁之體用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竊願與長者各盡力于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又謂敬字之說深契鄙懷且云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又云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

矣先生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差監登聞鼓院
知南康軍累遷太常主簿卒年五十有五
墓又稱其外和內剛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者而遇事
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處兄弟孝友備至
賑貧恤孤恩及道路棄子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
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也其爲政一主于愛
民而憂國之心甚切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
未嘗造請當路由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
爲迂迴避就之計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
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鄉方而君

未嘗少自足也其始終見重于晦庵者如此陳箕窻
耆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吳荆溪子良
作六賢祠記獨于先生稱大備與遊匪但義理之空
談又謂其沉于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早租困餓
甿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吏對不
肯使赤子死無辜車玉峯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
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
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其中庸集解晦翁刪
定爲輯畧至今存云

見晦庵文集郡志伊洛淵源編
錄赤城前後集尊鄭錢節要

應良齋名恕字仁仲括蒼人淳熙初來居黃巖其門

人趙幾道輩尊之曰良齋先生嘗從晦翁遊翁以隱居老友呼之所與論學凡六書其一論大學中庸其一二皆論禮書其一論易本義且云不意遂達几下尙恨見聞單淺望詳賜誨論勿使有待于後世子雲也雖翁之謙光咸愛亦先生素學有足取重于翁者如此杜清獻公嘗云吾鄉固多士而義理之淵源獨揭詞華典則實自先生始

見海庵文集卷之九

錄詳節杜清獻公文集

徐竹溪名大受字季可天台人早歲工于詩劉知過以詩名一見之云自此當卧君百尺樓上矣先生之志固不在詩也晦菴行部聞其賢特訪其廬竹溪方

與學者講顏子三月不違仁云卽杜詩所謂一片花
飛減却春耳晦菴爲之擊節與辨疑義率多合遂定
交焉嘗托以撰述且云願少低筆力使讀者不疑爲
假手乃所望耳家甚貧一夕晦菴至無以欸裂箕爲
薪出葱湯麥飯相對甚歡至今故老猶傳其事云又
嘗與趙忠定公汝愚相友善忠定拜相與韓侂胄同
出御筆先生賀啟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爲
師然老子之賢詎可與韓非同傳忠定讀之遂力辭
新命其一言爲所信重如此後登淳熙十一年特科
官終監行在草場所著經解文集藏于家邑東南六

里有竹溪書院及釣臺

見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右三先生皆晦菴朱子所嘗與友者然觀其往來簡札則其所師資亦既多矣晦菴于克齋特所推許至以黃太史頌濂溪語因其詩而稱之然則克齋其尤賢矣乎舊牒謂里人由克齋始知洛學觀其所作中庸集解多程氏遺言昔程伯子嘗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語提掇後進相傳爲門下指訣克齋備述當時問辨之詞昭示來學百世之下安知不有超然而默會者乎

台學源流卷之二終

裔孫翊垣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三

臨海金賁亨撰

林筠州

林草廬

趙訥齋

趙判府

趙遠菴

杜南湖

杜方山

潘興教

林叔恭

郭正肅

杜貫道

池進士

吳謙齋

趙然道

趙詠道

杜清獻

林筠州名龜字伯和黃巖人初居邑之太平鄉今分爲太平縣父宣義郎興祥少貧行賈有行義生伯和稍長刻意爲學博求師友不得晦菴欣然願學以書請教晦菴稱伯和求道懇切而勉以三言以整齋嚴肅言持敬以先語孟考諸說切已深思言講學以

充善端去邪志言省察且云異時漸有餘力讀諸書
通世務蓋亦未晚不須過憂失先後之序也乾道八
年舉進士爲奉化簿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
雜戲迓之百里外先生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畧吾地
無以迓爲也竟不往改定海丞郡令受租輸縱民自
槩量吏不得爲奸知候官縣候官俗淳先生靜以撫
之民服教令終日寂寂水陰滿庭無復訟者在位行
其所知果決不回不以聲色徇上官至有怒拍案者
先生從容報答之不能屈欲中以罪訪之民間聞頌
聲而止通判筠州未行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葉水心

誌其墓次子仲謙補廸功郎興隆司戶有文名

見勝庵文

集郡邑志
赤城後集

林草廬名商字叔和伯和之弟嘗與定海沈渙奉化舒璘爲友因言象山陸氏之學走上饒求之意見差異乃與伯和及趙幾道杜良仲昆弟受業晦翁之門迷其爲學本末以請晦翁謂須平視彼已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不可遽是此非彼入主而出奴也又云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只在日用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又云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及別請一言爲終身歸宿

之地晦翁曰若根本上欠工夫終無歸宿處且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工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此須當深思而自得之便是歸宿之地叔和冷然有省年七十有一而卒葉水心誌其墓稱其爲學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事父不違其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黨懼如也後進賴之以波及邑大夫之賢者資之以決疑獄草謬政鄉人化之尊之曰艸廬先生而表其所居之里曰景賢

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前集應氏雜錄

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宋宗室居黃巖受業晦菴先

生之門以乾道八年進士第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趙丞相汝愚以從直學官旨與職事官會趙
相以讒去先生遂飄然東歸專力問學積十餘年不
仕既而詔申前命以母老滌差通判溫州歷遷太常
丞因忤時宰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終年六十有
一晦菴嘗稱其所論時學之弊甚善又與論校綱目
凡八書至謂某衰朽殊甚全賴幾道爲結裏了却又
欲補稽古錄續大事記云此恐他日并累賢者又與
論讀史法云只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都
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只如此看已得大槩范公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得精密尤好金華王魯齋先生頗嘗跋晦翁所與訥齋帖稱訥齋登朱子之門爲最先其後遺庵昆弟相繼而進開之以道說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然則訥齋在諸趙中晦菴所尤注望者與

見晦庵文集通鑑綱目魯齋跋語伊洛淵源續錄郡志尊鄉錄節要

應氏
雜記

趙判府名師邦字恭父居臨海從晦翁先生遊最見器重嘗以書質所疑晦翁稱其用意之精且云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晦翁嘗問別後讀書如何對云忽見得已私難勝耳

口不須苦與爲敵但覺此心隨物而去卽與喚回却
無事矣晦翁嘗與呂子約書言台州有一師郟在比
儘知用力不易得也與孫敬甫云天台朋友有趙師
郟主簿者尤佳又嘗論黨籍事謂恭父竟入其事部
中欲脫之恭父不願也其卓然難得如此紹熙元年
以宗室科進士歷官鄞縣簿終嘉興府判官

見晦菴
文集語

類及郡

邑志

趙遠菴名師夏字致道居黃巖紹熙元年宗室科進
士歷大理司直知南康興國軍終朝奉大夫與兄幾
道登晦菴之內悉得奧旨嘗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

點子路言志以心性精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偽其失出于一皆爲晦菴所許與又嘗著春秋傳作誠幾善惡圖以誠居中而爲木善幾居誠之下而正發惡幾旁列而斜生云此明周子之意又以二幾相對別誠之下云此證胡氏之失而爲說以附其後晦菴見而躋之又嘗跋延平答問以爲延平先生之學得之豫章先生豫章得之龜山先生龜山伊洛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所未言者此編與行述其紀州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先生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于論學蓋未

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
簿同安反覆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盡棄其所
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
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濶之言好同
而惡異喜大而恥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
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
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
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
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
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共同曲折致

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木末備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
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叙而漸進無慙虛蹈空之
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金華王魯齋嘗謂誦
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未嘗不
注仰也

見晦庵文集延平答問魯齋跋語郡志

杜南湖名燿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
陽縣簿初與弟仁仲學于克齋石先生克齋以致于
紫陽朱夫子於是師事紫陽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
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異亦爲得之車玉峯稱其所愛于紫陽則最初告以
反躬力索卒之去冗長歸專一當其潛玩既深見此
敬不獨存靜至于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
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不同則自一語之破冗
長掃靜而學成矣又稱其爲文于義理之體髣髴聖凡
之闕堦一一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
如已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而傾倒殫盡也其從孫
則卿哀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玉峯爲之序

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後集
伊洛淵源續錄尊鄉錄節要

杜方山名知仁字仁仲南湖之弟少有俊才爲舉子

文操筆卽驚人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于詩
雕鎔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
足以爲學于是卽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老先
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
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于朋友間一言一
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
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其切問近思反躬克己之
意又每見許于師門方其壯年試于鄉不利遂絕意
榮慕足迹不至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
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顛昂則趨而

避而讓道于樵隱也言于寡躬施均敵之禮于後生
自號曰方山友其志也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
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衰次而沒年六十有一趙
遠菴志其墓

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前集
伊洛淵源續錄尊鄉錄節要

潘典教名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菴遊有聞必記
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剛解四書多爲斷門
所稱許嘗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晦菴云且以樂水
言之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
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
度必至于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之處事處仁者樂

山亦以此推之子善有省平居喜靜坐晦庵云專務
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
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
義理昭著矣然着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
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又嘗舉
知行互相發明之說晦翁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
面理會得者卽是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推之
達道耳先生服膺斯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
云日來覺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
便覺此心歉然觀于此言不特踐履之密可謂有得

于合一之學者矣嘉定十五年以上合釋褐登第爲進士

授

見晦菴文集語類部邑誌
尊鄉錄詳節節應氏雜錄

林叔恭名恪叔恭其字也臨海人初從晦菴遊晦菴語云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便生較計以前算後也又云曾見郭叔雲問爲學否某告之曰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得于是每聞晦菴語必記錄于冊以自省其所錄如論爲學如煉丹先將烈火煉一餉方好用微火養成如論終食不違仁須先以不處不去立脚如論求放心不特走作只昏惰便是放如論集義是無一事不求箇是如論孔顏樂處孔子都忘了身只是

一箇道理顏子猶照管在又記晦菴自言所用力處甚約
日夜只就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凡此皆進
修真切得力語晦菴之所以教與先生之所以學蓋莫要
于此云

見晦庵文集語類邑志
尊鄉錄詳節應氏雜錄

郭正肅名磊卿字子奇號兌齋德居人瓊筵安撫晞宗第
五子也嘗遊文公之門嘉定七年舉進士端平初拜右正
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時對人余天錫理宗懷其
定策恩旋擢至執政朝論不與先生上疏云臣聞鳴鶴
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
則抱道懷德之士莫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

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雜邪廁跡其間是却行而求前也章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情確不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起居郎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畱行且白帝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先生進退兩難鬱鬱不得志嗚咽而卒時與杜成之徐元杰諸賢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帝亦念之不已特謚正肅爲立正諫坊以旌之朱白雲右作文獻書院記稱先生與趙幾道二杜同師晦菴謝文肅公鐸亦云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見而知曰正肅公性

台學源流

卷之三

重刊

乎當時授受之詳無所子稿所著有兌齋集

見雜志白雲稿

尊鄉錄節要赤城論諫錄台寓錄批溪淨稿

杜質道黃巖人嘗從朱文公遊文公稱其所陳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也又稱其所論讀書課程甚善且云思慮不可過苦只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久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着意安排伊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又云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伊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乃幸

見晦庵文集台寓錄

池進士名從周字子文黃巖人嘉定七年特科嘗遊

晦菴先生之門屢以書請益晦菴稱其嗜學而勉以
充拓之功云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向前更有
許多工夫豈可使慮其雜又曰觀賢者之意似只欲
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
然終不免于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見晦庵文集
郡志台寓錄

吳謙齋名梅卯字清叔僊居人嘉定十七年特科仕
至忠州文學嘗因果齋李方子獲登朱子之門講授

甚盛所著有經說語錄

見趙安語錄後序尊鄉
錄詳節續錄台寓錄

趙然道名師雍宋宗室居黃巖淳熙十四年進士官
終朝議大夫直寶章閣嘗問道于晦菴象山二先生

象山四答書其畧云聖狂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克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又云若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于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晦菴一書有道聽塗說之戒有千金

啟帚之喻蓋當二先生議論未同時也

見朱陸文集
道一編都志

趙詠道名師歲然道之弟同受教于晦菴象山兩先生象山語之曰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正心修身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才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自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養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

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晦翁則云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于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于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曖曖昧昧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于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居于陋而已矣先生登開禧元年進士官終僉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見空前

杜清獻名範字成之一云儀夫號立齋黃巖人南湖方山二先生族孫也生有令質讀書必潛心玩味取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躬行自謂嘗聞韓仲和得實

之一字爲終身受用之言而肅容起敬及論處靜則以程伯子所云動亦定靜亦定謂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此其所自得者二先生又以其親見親聞於晦翁者授之故其學有原本爲時推重嘉定元年舉進士爲金壇尉累除監察御史終右丞相當理宗朝凡十抗疏皆剴切不諱最初陛對卽言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薰習至于浸漬熏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爾君相之私未去則條教之頒徒爲虛文近日召用名儒發明格致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奸議論者乃從而詆訾

笑訕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奸狙嗜利之徒攫取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繫願以其所講明者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觀美帝深然之屢劾宰執鄭清之李鳴復史嵩之輩直道盡言無少顧忌風采屹然爲天下重及拜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載道旣入勤卽上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五事旣復條陳公用舍儲才能等十二事欲盡革宿弊以興治理孜孜憂國知無不爲雖在疾病不廢機務僅八十日而終年六十有四帝震悼御札賜謚清獻先生粹德清節終始金石有

田二頃粗給餽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
庇風雨見者莫知其爲相公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
之司馬公天下候其出處爲休戚得政未及大施而
沒識與不識莫不痛恨輻車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
馬公事皆相類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雜文九卷奏
稿十卷外制及經筵講義各三卷進故事五卷易禮
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二子濟淵克世
其家云

見宋史郡志詩獻文集
赤城後集尊鄉錄節要

右諸賢凡十有六人吳謙齋以上皆受業考亭
飲河充量者趙然道昆弟則往來朱陸二公之

間者也若杜立齋得之再傳如親警欬所謂私淑艾者非與一時人文之盛甲于東南大賢君子之所過化其勲烈因如是夫竊謂晦庵先生道德學問夙爲時宗而舍己從人恒若弗及如聞延平須是理會分殊之語則自以好同惡異喜大恥小爲非及悟明道存久自明何待窮索與夫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之語而又謂向來太涉支離不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蓋道必協乎大中學不憚于屢變此其所以紹伊洛之正緒而開百世之

迷途者與其與象山先異後同則昔人辨之明矣吾邦諸賢學力所至淺深固殊樞趨異時領畧自別乃若相與求爲聖賢之心則固無間也得其心不謬于其途非晦菴所深望吾後之人者耶

又按文公台寓錄所載黃巖趙氏有曰師端知道者則劉后村輓章有朱公徒弟邱公野之句而他無所見又臨海謝氏家譜有名數經者嘗從晦菴遊或謂范釜亦從晦菴謝采伯師事晦菴高第李方子二十年皆無所考證姑志姓名

以俟

源流卷之三終

裔孫東垣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四

臨海金賁亨撰

王石潭

胡思齋

戴泉溪

王石潭名賁字蘊文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
敢爲非時趙守景緯延金華王魯齋王上蔡書院教
事先生具古冠服來謁魯齋歸王守華甫請先生代
其事嘗撰心圖爲說以傳學者蓋借一字以立義足
爲心學之助云其說曰邵子有言天向一中分造化
人從心上起經綸夫善惡之分霄壤殊絕未有不由
於一心之所起者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
辨此心欲學聖賢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

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隳此心所主不亦重乎愚平居玩心之一字有以識夫心學之方一點在中心之手也有所主于中則可以應於外兩旁兩點心之衡也立爲防限使之不至于放蕩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懸其兩旁不遠不近者亭亭在中不可有所偏倚也下一堦者以中間一點流而下之則陷溺而爲愚不肖故以此盛之示其不可陷而溺也上虛空者其中一點原無障蓋無蔽塞充而上之則浸高浸明極而可以通神

明參天地故虛之以示其向上無往而不可到也昔
人制字三面設範圍使物之在外者不能引而其中
一點既不倚東又不倚西又不墮下凝然中正以開
一方使作向上工夫其意深矣故易言敬以直內程
子言心有主則實心要在腔子裏正欲其操存于中
也其中一點是此意也易言閑邪存其誠夫子教顏
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欲防閑于外也外兩點是
此意也中庸欲養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不欲
有所偏倚也懸其兩旁是此意也孟子戒人陷溺其
良心以牯之反覆則爲禽獸不遠正恐失于下流而

陷溺之也下一兒是此意也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言等而上之與天相通虛其上是此意也聖賢言心反覆詳備其與字義悉相照合人能體其言思其義日夜用心於存養之間則心足以統攝性情庶不失人之所以爲人矣余將求心於既放之餘故別其養之放之之異畫爲圖以自警及卒無以斂門人爲治其喪將葬道有小而捷者取請於其婦婦云先夫平日未嘗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曰有是婦哉先生之德益彰矣

見歸邑志內曲王陔石刻等安

胡思齋名常字立方黃巖人恬靜好修不慕榮利親掃庭戶一睡不委于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攜雖在市廛跬步不出戶外嘗彙編朱子語錄十卷曰窮年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又著夏釜吟三卷有云十載苦心常自覺一毫私意便非仁與車玉峯相友善長八年玉峯以兄事之嘗自謂反躬篤行未如胡立方又稱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閑不獵交以幸譽不矯高以孤衆其學謹靜愿實必謀必訪不畜疑以養暗也王實翁華甫令黃巖親訪其廬洪石意穉繼之禮

待尤厚趙星渚景緯與實翁相繼守台皆加敬禮諸
公問政陰及物者甚衆天子錫恩台士令盡赴春官
皆山郡貢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浼之其見重如
此一日疾革以書別諸友玉峯往省神色如常時猶
奮語及大學疑義既別去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纊

玉峯誌其墓

見郡志尊經錄詳節亦
城後集本玉峯冗稿

戴泉溪名良齋字彥肅居黃巖之泉溪因以爲號今
屬太平縣先生初以古文鳴後乃潛心性理之學登
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秘書少監時韃虜強盛先生深
以爲憂上疏言崇德修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又陳

四事曰懲奸曰歡賢曰保民曰理財又進君臣交修之說詞甚剴切帝嘉納之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嘗云當今經書雖皆完具而禮經獨爲殘缺加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鄉前哲載少監嘗力爲之辨草廬吳文正公師之而得其說於今未行也又以其文與陳貧窳者卿吳荆溪子良並論謂其光芒四達蟠際霄漢可謂雄偉不拔者矣既卒鄉人祠于學謝文肅公鐸爲之贊云唯公之學最深者禮遠淑諸人曰吳澄氏峩峩孔廟俎豆以陳公心不愧夷夏君臣

見郡邑志林公輔集尊
不錄詳節桃溪淨稿

重刊

右三先生當紫陽既往魯齋未至台學中微之
際而能津問徑趨毅然自力石潭有見于心思
齋有見于仁泉溪有見于禮雖未叩鐘考亭亦
可謂有聞其緒餘者矣

台學源流卷之四終

裔孫雅南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五

臨海金賁亨撰

車玉峯

黃壽雲

周大學

陳古堂

楊簡齋

楊樵寄

車玉峯名若水字清臣黃巖人祖似慶號隘軒讀書好古多卓識玉峯初從陳實意學古文隘軒弗悅乃從清獻杜公遊聽其談議大悔前日之所爲于是潛心理學又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緒論乃會眾說而求其至當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質于魯齋魯齋驚喜以爲洞昭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因作

大學沿革論以表之又嘗著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魯齋見之謂非有大學力不能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疑又著宇宙紀畧列載圖象或謂其出自邵康節然先天合洛書後天合河圖及天地自然數圖雖皇極書亦未之嘗具至于一陰一陽圖圓圈中一半是黑如鳥頭狀與白地犬牙相入所謂陰陽互爲其根是已此圖或謂蔡季通得之貶所旁注曰昔有異人翫月中黑影得之以爲此圖云又著世運錄及玉峯冗稿其友胡立方稱玉峯貌癯而楚口兩不能言卽之旣熟回視胷中狹者寬塞者通

嘔者廣真益友也其從父弟若縮字經臣別號雙峯
深於禮學爲趙守景緯所重嘗以學行薦時不利隱
於馬家山終焉所著有性理要旨內外服制見郡志赤城後

集魯齋東坡尊鄉錄節要應氏雜錄

黃壽雲名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幼有高志聰明博達
讀書不舍晨夜研精探奧經出流輩每雞鳴盥櫛就
書齋戒子弟不得通賓客及關白家事必待午餉後
乃許行之率以爲常嘗往來魯齋之門得性理之傳
而尤深于易推本周子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
著周易經世二十卷發程朱二傳未盡之意別爲或

問五卷發例三卷識蒙五卷詩話筆談及會要歷各
十卷傳學者嘗曰與其多述以詔後曷若及吾身而
面命乎乃構義塾生徒遠至之弗倦燕坐凝然雖
悍猾輩見之斂退其聞先生之爲者咸起慕焉先生
兩與鄉貢及元代宋遂不仕而社稷裨一不介意嘗
自咏云不知乃不愜古人嘆難能我謂直易事學道
非千名本無求知心愜亦何待生自艾年以後絕書
不觀唯扁一室默坐反觀內照以爲有得士友或竊
窺而笑之則翕然曰不笑不足以爲道又作詩云我
有數行書藏在元關側樵夫與樵子個個各自得乃

築西清道院以居自爲之記所著文曰西清集卒年六十有二謚康敏識者謂先生生不仕元其介分截然矣推其志豈肯受元謚哉

見郡志赤城後集赤城詩集尊鄉錄節要會通

記應氏
雄錄

周太學名敬孫字子高臨海人生六月而父颺卒母李氏食貧守節鞠成之嘗與同郡朱致中薛松年師事王魯齋講明晦菴遺教所著有周易象占尙書補遺春秋類例先生嘗遊太學宋末隱居不仕子仁榮

仔肩皆以學行聞

見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陳古堂名天瑞字德修臨海人徽猷閣待制公輔之

台學源流 卷之五

重梓

後也師事王魯齋精性理之學登咸淳元年進士爲
金華令志潔行廉有能名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有文
集五十卷宋末隱居不仕自號南村逸老人稱古堂

先生云

見郡邑志赤
城會通記

楊簡齋名珏字君賢臨海人從王魯齋遊講明性理
之學咸淳四年舉進士爲滎陽令有治聲轉機省官
入元不仕子圭克世其學

見郡邑志赤
城會通記

楊樵寄名琦字宗主臨海人初名錡字宗彛從鄉先
生余汝楫施洪遊二先生謂其莊重真淳才器宏博
可宗韓稚圭者因爲更其名若字云弱冠遊郡庠聲

譽籍甚已而師事王魯齋下上崇書院魯齋謂

子有用才也吾語汝學之體用于是受師說而推
之求知其性以盡其心同舍張達善自以爲弗及以
稱之曰畏友其父嗣炎寢疾每旦必焚香籲天願滅
已年以延父壽居喪極哀毀至元間族兄叔虎以嘗
仕宋爲酒官至是以善酒正政召叔虎不欲往計將
曰盡先生以誠諭使者乃得以姪堂代行叔虎泣謝
曰吾獲生全吾弟賜也先生自號樵寄幸民制置司
及臬司辟皆不就徜徉泉石間蒔花竹教子孫以自
樂鄉子弟來學者教之不倦嘗取周子通書家人

復无妄四卦義扁其堂曰端誠其友陳古堂爲之記
一日語諸子曰吾師魯齋先生而聞道參之濂洛諸
儒宗旨皆合焉雖不獲施于時亦無憾矣及疾革謝
醫藥語後事詞色如平時索筆書曰八十有七失德
事無啟手啟足吾知免夫命遷于止寢脩然而逝所
著有拾撰等稿上蔡師說藏于家

見邑志赤城
文獻抄本

右從王魯齋先生遊者凡六人魯齋得晦菴朱
子再傳之學以振起吾台欲降之緒功豈淺哉
觀上蔡書院講義首以程門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兩言立說復舉上蔡所云敬只是常

惺惺法與夫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等語開發後
進亦可謂得學之體要矣其所絕成而許與者
車黃二子爲最二子於魯齋亦在師友之間及
觀壽雲所作西清道院記似悅於老氏而自厭
其所學之煩豈其所以致知云者未能得程朱
本旨而或路其所謂太涉支離者邪李果齋嘗
云晦菴晚見諸生繳繞于文義之間深慮斯道
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噫斯言
也惜乎聞之者寡與

又按郡邑志有朱致中薛松年張達善三人者

台學源流

卷之五

重刊

亦云魯齋門人然止附見於周子高楊宗圭傳
而其邑里名迹俱莫之詳用俟來者

台學源流卷之五終

裔孫植南

台學源流卷之六

臨海金賁亨撰

戴蠢翁

楊浦城

董克齋

戴蠢翁名亨字子元臨海人時木居邱先生漸講明道學爲後進所宗蠢翁從之遊其學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於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所著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註朱子詩解比溪字義辨正

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楊浦城名明復字履翁一云復翁臨海人少從翁丹山學操履純正博通經籍景定間王守華甫聘爲郡學正所著有周易會粹尙書暢旨詩學發微及冠昏

喪祭圖

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錄詳節赤城會通記

董克齋名楷字正翁臨海人御史亨復之子嘗從潛室陳器之得晦翁再傳之學寶祐四年舉進士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未幾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中所著有克齋集又嘗合程朱易爲一書其言曰易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依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而巳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

蘊奧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
序著策分揲掛扚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
來學功至大也十翼之外有功於道者則唯程子朱
子之書而已又曰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義理則孔子
之意混一於義理而不及夫象占則犧文周公之心
亦幾乎息矣又曰文公之書所以補程子所不及而
程子之名言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知易者
蓋有取於其言云

見一統志郡邑志
泄合錄抄本

右三先生雖各有攸師未嘗及魯齋之門然晦翁遺矩炳然在人固有隨取而隨得者蠢翁以

毋自欺爲第一義庶幾知所謂守約之道者與
竊觀當時講說益詳著述益盛而靜觀默識之
教未之或傳焉何哉晦翁晚歲之所深悟與果
齋昔日之所嘗聞凡我台人尊慕晦翁之學者
悉於此義不可不三復而深思也

又按郡邑志及尊鄉錄詳節赤城會通記稱黃
昌蔡夢說究心濂洛之傳於相受業於車玉峯
牟楷刻志正心誠意之學陳紹大以性理之學
自任天台曹湛與楊簡齋陳古堂爲友謝無林
作皇極內篇序仙居吳諒晦明理學教行于鄉

陳栢著夙興夜寐箴此八人者舉其端莫詳其實見于此無證于彼姑附識以俟

台學源流卷之六終

裔孫殿南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七

臨海金賁亨撰

郭暢軒

万遜志

陳克菴

郭暢軒名欝字德茂高祖世卿正肅公之兄也暢軒自僊居徙家黃巖之松山里今屬太平縣少勤學問比壯時有所悟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卽祁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接和氣蒲容箠瓢曇空晏如也其所涵養專用靜中工夫言動應酬一循乎禮邑士人多從之游其爲教必先收放心曰收得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

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不克葬者十餘年歲茹蔬
抱戚未嘗破顏迄葬已始御酒肉毋疾衣不解帶親
爲沃面澡身浣衣滌席凡六越月手指濕爛成疹終
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鄉人化之雖狡猾者亦
革面輸欵終元之世隱居授徒嘗作感秋酷熱諸詩
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
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邇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斤
著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太
祖嘉其廉賜紗幘銀帶寶鈔以旌之旣歸貧益甚課
其子熙躬操井臼一日諸生及門聞打麥聲視之乃

先生卒年六十二門人尊之曰貞成先生謝文肅公
鐸贊之謂其奮起於正肅之後家學有源委云熙博
學篤行能世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嘗著尚書該義

見邵邑志尊鄉錄詳節桃溪淨稿
赤城後集赤城詩集應氏雜錄

方遜志名孝孺字希直寧海人父兄勤號愚菴古
嗜學研究羣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
委精思力索而允蹈之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
非學也嘗爲濟寧守以風化爲急府庭之間不陳楮
械其政績名一時云先生侍父宦遊歷齊魯之墟覽
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

既而從潛溪宋景濂遊潛溪見其文深器之名流老
輩皆推讓弗及識者以爲大類蕪氏而正論過之先
先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嘗曰不以
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
賊其身者也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
爲二十一箴又作雜戒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
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章家人箴一十五首以告其族
人謂先王之治先德教而後政刑作深慮十道誦算
臣
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其
言多先哲所未發者又自悼空言寔多絕無自得之

珠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曰
稍久覺向時過闕愈歎其論靜則本於無欲謂能無
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
然者未嘗少變也其論敬以操而不失則內直內直
則外方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其論
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
氣病何出入之善養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卽易去
耳其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見者咸以爲程朱復
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先生笑曰古人有三旬九
食瓶無儲粟者奚獨我哉洪武中以薦召至京 上

見其舉動端肅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處以賓師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爲更其號稱正學先生云後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革除之際與練子寧等不屈而死年四十九有七 文廟嘗與楊榮論子寧等曰使子寧今日在此朕因當用之爾 仁廟亦謂宰執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 詔從寬典鄉縉紳始刻其遺文四十卷後測定爲二十四卷邑令郭紳爲立祠祀之其所著周易枝詞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註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不傳

見菴平仲文集海溪集天順日錄備遺錄革除遺事錄遊志齋集郡志尊

錄

陳克庵名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巡按福建辭任
沙寇之脅從者數萬人官終右布政使先生自小有
文名比長篤志聖賢之學以克己求仁爲要讀書不
資文詞遇格言卽手錄于冊爲力行之助天順庚辰
上春官遂魁天下初爲御史一疏奪二學士之命再
疏移六司馬之權天下已凜然仰其丰采謂質鐵面
不可犯也及督學南畿數德屏威日與諸生講明正
學謂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特註釋以頒賜使學者
知所從入每巡歷減騶從刻日期居止學宮談經習

禮時或同膳餼若家人焉諸生翕然咸服兩地士氣
聿爲之變轉河南按察使尋以憂歸服闋擢廣東左
布政使猶眷眷舊社刻宋史道學傳以遺之廣民因
于苛政爲草宿弊抑權倖殫力拯援與市舶中官不
協竟爲誣奏卒于途年五十有八士大夫識與不識
莫不寃之先生剛果自持勤儉成性居常謙謙言若
不出口至臨大事決大議則屹然萬夫之勇不能奪
之既歷貴顯惟服先人故袍帶客至瓦盂蔬食相對
無慙色自河南喪還行李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廣
東騎驢山都門其清約有寒士所不及者俸餘則以

置義田周宗族之困餓者焉張侍郎元禎表其墓稱
先生有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
過于天下之大勇識者以爲多言毛給事中憲請於
朝爵先祿卯諡恭愍繼守僑奏立祠祀之見理學名臣錄郡邑
志定軒存稿
光溪海稿

右三先生當夸亂華士習改儒道晦蝕之餘而
能上釋程朱之緒以扶名教振邠人使復知周
公仲尼之道厥功不既偉歟暢軒辭迹須時介
潔成性遜志卓識大觀死生不貳克菴秉禮自
嚴趨義如敵設在孔門暢軒其商之守乎遜志

其賜之達乎克菴其由之果乎吾聞暢軒專用
靜中工夫則未知所謂靜中有物所謂靜觀未
發氣象者何如也此儒釋臺齋之地也吾聞遜
志過魯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願學則未知所
謂尋顏子樂處所謂夫子與點之意者何如也
此適道之要津也吾聞克菴學以求仁爲要而
錄格言以助力行則未知所謂識得仁體實有
諸已而求經義以栽培者何如也此吾儒內外
之所以合也善學者反諸其身默識而自得焉
可以登程朱之堂窺周公仲尼之奧

台猶昔也何獨無其人乎

台學源流七卷明鄉先達金賁亨一所撰乾隆間浙江巡撫以寫本貢入四庫明史藝文志作二卷傳鈔者意併耳余於其裔孫文衡上舍家見之假鈔存笥不無魯魚之滯細爲勘正今上舍弟西園茂才任重梓索樣本於余因出所藏以贊其成云後學郭協寅跋

台學源流卷之七終

裔孫道南校字